和漢茶誌
下

和漢茶誌巻三

日東洛陽三谷良朴宗鎮著

急須

本國ノ薄茶入ノ之類也

於漢土ニ亦入稀茶具也 薄茶ハ國語也 以犀角象牙ノ類ヲ造之ヲ其ノ蓋多ク有リ鈕茶集ニ宋ノ黄裳龍鳳茶ヲ寄照覺禪師ニ詩中ノ註ニ曰急須ハ東南之茶器也詩見ル下ニ

本國珍トスル之ヲ者ハ何ニ冶郎帽子等是也 本自南漢器也都出

義政公之後往往模擬其ノ形ヲ以テ造之ヲ以木ヲ或ハ以角ヲ

為家々之具當世或以此器為藏茶入擴俗曰挽家珠光引拙紹鷗之時多有之後又棗中次由之製及雪吹藥器等之類競出矣

黄裳詩有物呑食月輪盡鳳翥龍驤紫光隱雨前已見纖雲從率意猶在渾淪中忽帶天香堪盛自有同幹欣相逢寄向仙廬引飛瀑一簇蠅聲急須臾禪翁初起宴坐間接見陶公方解顔頤指長鬚運金碾未白眉毛且須轉

又謝人惠茶器幷茶詩

美材見器安所施六角靈犀用相副前後畧

都籃　一ツ　都統籠

茶經曰以悉設諸器而名之以竹篾内作三角方眼外以雙篾闊者經之以單篾纖者縛之雙經作方眼使玲瓏高一尺五寸底闊一尺高二寸長二尺四寸闊二尺

本國以木造之謂之簞笥其内設版二片隨時或

抽之或揷之以取其便白桐質製之他家
間以淡漆塗之

前篇曰旅簞笥是也

鹺簋

茶經曰鹺簋以瓷爲之圓徑四寸若合形（合即盒字）或甖貯鹽花也其揭竹製長四寸一分闊九分

愚按

本國民間翁嫗動加鹽飲茶山谷邊鄙之人亦然

札

茶經曰札緝栟櫚皮以茱萸木夾而縛之或截竹束而管之若巨筆形

本國滌潔茶鼎及茶具用此器或人曰律僧每日喫飯後滌鐵鉢之具亦類之

短檠

韓退之短檠歌曰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下略）宗易嘗定其尺度以濃漆塗之或以淡漆抹之其後他家有異其形且赤漆者又近世以竹

造燈臺呼之曰竹檠非也何者以檠字從木也只謂竹燈臺則可也

地爐

此非風爐陷入床中者也茶集所謂墩爐圍爐是也按古詩曰天地風霜日夜新地爐穩坐暖如春筋骸已暢心無用轉愧窓間映雪人又曰地爐火暖黃昏睡更有何人似我慵

按昔圍爐方一尺六寸其席以長六尺五寸為度宗易宗吸宗及嘗定於一尺四寸其席亦長六尺三寸至今為好爐緣栗木造之古今或以桑心柿等為之其於堂傍茶房者用其質或別搆茶亭限四席半則必用漆製又以金銀粉飾之者適施院閣堂上義則義矣然侈麗奢靡却妨風雅寓寄曰宿圍爐而飲茶形容之而謂圍爐也茶集曰圍爐交膝以之可識圍宇之義本非居室之謂後世借用之以茶室謂圍非無謂也

香爐

本國古有以木造之者金銷銀鑠其内或施金銀銅鐵以貯火又有陶器或有銅鐵二爐共鑄鳥獸之形寓寄曰位置香爐之法當由風力起見如一室之中有南北二牖風從南來則宜位置于正南風從北入則宜位置于正北若風從東南或從西北則又當位置稍偏總以不離乎風者近是若反風所向風去香隨而我不沾其味矣皆以風為過

客而玩之陳説也今也塞風來路

香毬

俗名之云轉香爐

南邦之製也或人曰紅毛夷造之又漢南造之本國昔有嵜陽製今有洛陽制香毬又謂中香爐一物二名也寓寄曰古玩中香爐一物其体極静其用又妙在極動是一日數遷其位片刻不容膠柱者也蓋以中字命之者極静極動之謂也轉香爐ハ不用茶事

獨香爐　寓寄曰位置香爐是也無動静者也

位置稍偏故謂獨香爐寓寄曰獨香爐一物勢有不能愛之無勞待人之法也蓋以爲陶香爐金香爐銅鐵爐其品數多各位置稍偏者總謂獨香爐今也以木香爐謂火執香爐者以其用名爐也蓋獨字訓同故誤矣以獨字命之者亦位置稍偏之謂耳非取諸執火之義也

凡獨香爐今尚陶器其製世有遠近且品形多目

巧者能諳其物

本國稱名物者五品各見下

本國之製亦品形多瀬戸唐津備前信樂等是也又云或以銀或以銅銀者後麗而不足風雅銅者似胡銅等漢器世以尚之適鐵製有蘆屋天猫之古者多以獣形愈以珍馬又曰以桑梨桐栢為之間金銀銷鑠多盡草花其形如瓜或五様六様或七様八様其内或施銀銅貯灰存火今也謂火

取香爐其誤見前又云陶爐中有自印度來其物藏侯家庶人不能輙見又曰高麗百濟呂宋亞媽港臺灣等陶器有其形似香爐者則貯灰為爐如此類非舊式只其人所好又曰近世間用樂燒好尚之昔者不然然臨時設之者主人之巧也不可槩而論焉或位于盆者其器可否最不容不能辨

名物香爐　五品

一不破香爐

一珠光香爐

一千鳥香爐

一襷香爐

一居香爐

右五品皆中華製蓋自宋朝來各青磁也少有遠近耳義政公以降以為名物其中珠光香爐宗易傳受之千鳥香爐名卿収藏之今不知其所在

名物花瓶　七品　俗云花生

一 鏑無 本國飾書曰青磁漢器也

一 礁 青磁漢器也

一 筒 青磁漢器也

一 桃尻 鑄五様紋胡銅漢器也

一 鎚 無紋紫銅漢器也

一 鶴一聲 無紋胡銅漢器也

以上是位置之瓶也必備曰春冬用銅夏秋用磁

一 釣船 南邦製或曰紅毛製合子金也

右七品最為名物

一 坐露吏 無紋胡銅漢器也宗易名之

一 管耳 無紋胡銅漢器也何人名之

一 角木 一通能儀 無紋紫銅漢器也

手燈籠

手燈籠以輪閘類掛壁上花筐也或曰漢器然未見所據或人曰府中長州製其品似漢器者也後世以之稱手古於藝州嚴嶋所遺潜亦與漢器同品

名物天目臺七品　今呼輪花名或四花或五花皆於本國名之也

一若狹臺　長様元首内朱外青漆

一印臺　識印業字以八分字書之故形如蜈蚣俗謂蜈蚣臺者誤矣

一朱臺　内外全紅朱　執印臺制造之然不如印臺

一殷紅臺　内外同色無地紋右三品之次者也

一花紋臺　其地黒紅朱紋

一海貝臺　俗云青貝也以貝為花葉或紋其品精美者也

一樺櫚臺　或作花梨字　其制質也以熟銅為覆輪

右七品最為名物凡其濶五寸二分高不過二寸

一黒臺　俗云數臺是也一名謂尼崎臺其數多故云數臺所謂黒臺者為七品外也或曰以海貝臺為外以黒臺為充七品數者蓋誤矣其覆輪皆真鍮也

其中五品失於本能寺乱云

交龍臺　堆朱制

或人曰和州南都至今藏之其濶五寸五分高二寸五分内外雕蛟龍比之七品高濶過於三五爲故爲七品外

名物天目　七品

一建盞　俗云建山　丁謂茶圖曰有如兎毫紋矣世人云頴利是也茶録亦云有如兎毫紋俗云芒目是也　頴利者極品建盞也芒目者次之

一曜變　點滴如星故爲之名

一灰被　一本灰蒙　液汁如灰覆故爲之名

一黄盞　俗云黄天目是也　以其色爲之名

一油滴　其色滑而如滴油故爲之名

一玳比　一名鱉甲盞或有杜若梅花等紋尚其形之大

一烏盞　其色如烏間點金液　一色如烏無金液者次之

右七品爲名物

又有謂熊皮盞者烏盞之類而有花鳥紋浓色不
又有謂馬上盞者是亦烏盞之類也但馬上所
飲者乎

名物香盒 十品

一張成
一揚茂
一周明
右上品也

一張源
一銭珍
一呂甫
一金甫
一王圓
一王賢
一印堆 其中銭珍以下六品者於本能寺之乱失之江州坂本失之不知孰是
右十品為名物張成最精所雕者深揚茂次之所

雕者淺周明又其次也而近世所尚者楊茂與周明也底面雕其姓名者愈以為佳且蓋面或有立布袋居布袋草敷觀音等像

又有謂銭永者疑珍永一人二名也

右外有謂存星者紅花緑葉之屬也　一云謂存星者其制精美者也

懸畫　俗云懸物

李氏云寓寄曰褾軸居家必備曰懸畫禪畫者始於南北宋也茶集曰徐熥曰陸士生平山水之畫一幅古琴一張案上有墳典古詩之書若干卷

按古懸畫耳至宋專懸禪畫禪畫者想僧徒之所畫乎

本國舊式亦懸畫也至源義政公懸禪僧書簡畫賛等墨痕也宗易以来和俗文章劄紙等類亦掲之

幢褾褙　和語表具也

紙褾絹褾褙合錦之法及褾匠之事詳見寓寄又
曰合一之法即其權在我授意于作書作畫之人今
褾匠則行其無事者也
按軸制有直軸撥軸塗軸渦軸寓寄曰軸者以梅
木又以玉角也雖以漆塗之時而發其香故李氏
以梅為雅近世尋常以檜柊桐杉為之佛氏像軸
以銅鐵張之或以染入陳說新說只所好笠翁曰
實貼皆在此也自褾褙左右通於其中一一木者為

好不然則易搖動故笠翁亦云
輪褾背　俗云輪補也
以左右合錦之絅謂輪幢褾之反對者也守士人
法式者工匠拙也時措之宜為巧
褾補背　俗云佛褾具也
左右全幢褾而其中加合錦細絹者也然輪褾中
絶無之也又按褾褙者飾寫真象者多用之茶人
亦斂此

巾條　俗曰一行物或單下物或一下物

笠翁制度第一曰巾條於本國以二行三行者為竪物或二字三字竪者人一曰二三字物或横者呼之亦同故數字竝者云一行物

斗方　俗云一枚物

李氏制度曰斗方

本國褾和文或割紙等類蓋新説也其制始中世俗以和歌等呼一枚物以漢文呼小墨跡其餘倣此

横批　俗云横物也

笠翁曰横批

以上三者褾式精粗大小長短皆隨物應變者可謂意匠稱先師式者拘泥以不通變者也

所褾物甚多金襴金紗綾羅錦繡綃絓皆以用之紙褾亦陳説也

自在　和語也

或人曰日本野人煮之具也取用為茶房器玩其上懸天井下至地爐活火沸騰則上之若湯火冷則下之可謂升降自由動静自在者其雅宜哉

其制用竹為幹懸下在鏈其竹以四尺七寸或八寸不過七節八節若天井高竹不足則以鎖助之其所釣木以栗黄木按人迹滿五十則不許用之然為宗師者不在此例也

鎖　或作鏁

少壯者許玩之其制古用赤小豆鎖中世用大鎖釣釜者以銅鐵造之其形有圓鉤木瓜鎌又不過此三者而以應于釜宜者也或間取南蠻鐵帯用之多兩面銀鏁之今用大鎖者始宗易又有以真鍮為之且由古及今施於堂上不容茶房蓋天上有蛭鉤則爐中無鼎頭是乃其式也

宋蔡襄茶録二篇雖曽刻之于當時而至明已失之為可惜耳幸予三十餘年前受得之於或人藏笥中數年矣常想此篇正是見中華之名實知我國之遺傳何可捨乎故今遂舉於斯云

茶録序

朝奉郎右正言同修起居注臣蔡襄上進

臣前因奉事伏蒙
陛下論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
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于烹試曽未有聞臣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録伏惟
清閑之宴或賜
觀采臣不勝惶懼榮幸之至謹序

新刻茶録　全

宋蔡襄　君謨　著

明胡文煥德父　校

上篇論茶

色

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去聲其面故有青黃紫黑之異善別茶者正如相工之眎人氣色也隱然察之于內以肉理潤者為上既已末之黃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鮮明故建安人鬪試以青白勝黃白

愚按以珍膏者在餅茶如團茶不用之油其面珍膏者果膏也只以攫外風與濕氣也青黃紫黑之異者油其面以藏後出之見之其色或青或黃或紫或黑然

本國無此說善別茶者察茗芽直知味之厚薄正如相工之眎人氣色也肉理潤者味最厚為

上黄白者真味損肉亦不潤受水其色昏重也
青白者香味如初而其色不損受水鮮明也故
建安諸山人鬪之試之時盞中以青白勝黄白
本國由古諸山商賈負壺集兎途為市鬪之試
之今尚然以青白鮮明為勝又曰於
本國分濃茶稀茶二者其制作有精粗故也彼
國以謂青白者味至而濃故自為濃茶黄白者
味粗故自為稀茶本無二者之別然

本國嗜濃則賓主互厚其禮備其具異其飾也
嗜稀則殺其禮略其備於斯二者等最明也兎
途人曰抹茶制作之間呼濃茶曰白呼稀茶曰
昔收藏之後呼濃茶曰袋茶呼稀茶曰詰茶矣
濃茶曰一袋者其重二十銭曰半袋者半之此曰
小半袋者四分之也又曰詰茶一者亦其重二
十銭也以十倍其二十銭謂一斤

香

茶有眞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眞若烹點之際又雜珍果香草其奪益甚正當不用

按茶經司馬相如烹煎或加桔梗欵冬貝母芎藭白蘞白芷菖蒲茱萸等如建安眞茶不用此恐奪其眞蔡君謨之說宜哉

本國之陳說用大蒜塗壺中其法受茶二斤者蒜一兩受一斤者半兩塗之燥之藏茶大禦濕潤然近來不聞此制予試以蒜一分入碾茶中三日而開其器察之則茶色不變其香不減也

今按茶經無加大蒜之說入貢者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想入貢者重之耶今

本國以甑蒸之焙籠藏之皆唐陸羽與宋蔡襄之遺言而中世以來兎途小倉土人能知之其制至精諸山湯制者皆其味淡薄也兎途小倉去兎途西北十八町餘外諸山者槇嶋去兎途北十町餘大久保

去兎途西廿六町餘 平川（去兎途西三十町餘） 佐古（去兎途西十六町餘） 三佐山（去兎途西三十六町餘） 田井（去兎途西四十七町餘） 白川（去兎途西北十八町餘） 三室（去兎途東十八町餘） 大鳳寺（去兎途東十八町餘） 木幡（去兎途東北三十町餘）之邑各湯制出之右十邑之外宇治俵信樂二邑皆出青茶尤粗者也

味

茶味主于甘滑惟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所産者味佳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作色味皆重莫能

及也又水泉不甘能損茶味前世之論水品者以此

按茶味元苦澁者也而蔡君謨曰甘滑者不苦不澁無苑中惡臭有飲中好氣其真味和口舌而甘滑之謂也按茶經雖品彙多北苑之龍焙鳳凰山之鳳焙已極真也故曰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作色味皆重矣

本國兎途茶猶北苑鳳凰味至佳出於諸山無

及兎途者水泉不耳能損茶味此説至今同前世論水品者陸鴻漸二十一水欧陽修七等之類也

本國以謂初昔後昔三月朔二日採之謂之初昔三日四日採之謂之後昔也然家家不必拘上日數三月中始取謂之初後取謂之後耳古有雷鳴茶之説正當不用也

藏茶

茶宜蒻葉而畏香藥喜温燥而忌濕冷故收藏之家以蒻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體温温則禦濕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

按蒻葉禦濕故以此封裹茶譜曰蒻小生食之長生織之茶具圖賛韋鴻臚皆以蒻葉為焙籠去火尺許有棚是也畏香藥之説始乎君謨司馬相如以八藥藏之如建安真茶自古不用藥蔡君亦復由之蒻葉焙籠之説

本國無之初入焙中三日者同制既藏之而後必以火入焙一日二日者五月初或七月初之事也凡入焙藏之之日忌雨疾風晴天焙之不宜夜陰壺位高閣去地遠則冷能養之又風雨與夜陰不開壺旋碾之時最避雨屏風不然則損色失香必不容不謹

炙茶

茶經年則茶色味皆陳於淨器中以沸湯漬之則去膏油一兩重乃止以鈴鉗之微火炙乾然後碎碾若當年新茶不用此說 鉗其廉切音鉗

按茶經年則色味皆陳之說謂餅茶也於汚器中以沸湯漬取之則去膏油其漬一兩重乃止以鈴鉗之以微火炙乾後點之則隨其多少碎點若當年新茶則不用此其言最然如建安自古無此制式在黒盞中熟面青白之說皆謂極末細散濃茶蓋唐陸鴻漸宋蔡君謨之言也

然則當時嗜龍團餅茶者間多故蔡君於斯論之又曰團餅與末散烹煎與筅點文理混難分別委曲察之而後可辨其等耳

本國之茶專謂碾茶耳由古無餅團之說況於膏油鈴鞾乎彼國者不然別制多品隨其所嗜或歌之或賦之不可槩論也

碾茶

碾茶先以淨紙密裹搥碎然後熟碾其大要旋碾則色白或經宿則色已昏矣

按碾茶以淨紙密裹以椎碎之説不必通言或雀舌鷹爪者不及搥碎有骨有莖或於甑中合肉堅實者難碾如此者槌碎碾之也又曰以二一三芽旋碾則色青白至精微而其味神也盛臼孔則粗經宿則昏重也

羅茶

羅細則茶浮麤則水浮

按羅茶者以羅篩之故愈精茶浮也羅者以蜀
絹為上如

本國旋碾精者不及用羅然間苦茗芽落於磨
中故供大人者用此如民間手旋碾者不用亦
可也茶浮水浮之説論羅絹精粗耳

候湯

候湯最難未熟則沫浮過熟則茶沈前世謂之蟹
眼者過熟湯也沈甁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湯最
難

按是謂煮茶法然暗合點茶世人曰一沸二沸
崖波三沸熟湯以熟點茶也此説最合正文點
茶法老湯則盞中湯浮沈茶於弸中欲使終日
不熟湯者當頻頻添炭助活火火衰則必過熟
也甁中煮之不可辨蓋煮茶時雖甁中沸聲未
絶其芳沸沈於甁底自外不可辨之也故煎茶
點茶俱候湯最難

凡欲點茶先須熁盞令熱冷則茶不浮

熁盞（字彙虚業切 音脅 火迫也）

按熁盞以沸湯令熱其弸中也或盞大厚者熁迫一兩重則弸中自熱而茶色味香最神也本國謂之投筅其言雖異其意同冷則茶不浮之言最熟人人能知之

點茶（世人謂立茶大觀茶論曰 拂擊無力茶不發立是也）

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建安謂雲脚散面）

鈔茶一錢匙（鈔取也）先注湯調令極勻又添注入環迴擊沸湯上盞可四分則止眡其面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為絶佳建安鬪試以水痕先者為負耐久者為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

按茶少湯多則雲脚散點茶之時盞中茶少湯多則散也雲脚者茶與湯相合如雲垂脚者湯多則無之湯少茶多則粥面聚湯與茶相合則粥面聚於盞中也兎途人必汲曰合柄扱者量

氷其合稱茶一錢匙合也以是點之則茶與湯
合匀注湯調令極匀者四時共如此初寒節最
為好又添注八環添注以筅環之廻擊沸
湯則粥面上盞四分而止也其盞中面色舐之
鮮白著茶盞而無水痕者以是為絶佳建安人
鬪試以水痕有無所謂水痕先者為負水痕耐
久為勝故較勝負之説曰相去一水兩水矣

茶焙

茶焙編竹為之裹以蒻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
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常温温然所以
養茶色香味也

按茶焙者焙籠也編竹為之其上全封裹以蒻
葉也蓋其上即封裹之謂也蓋為收火也隔其
中以有容焙籠中有棚納火其下去茶一尺許
常不絶其火温温然則能養之不損茶色香味
也初其火炎上時不容茶後温温而容茶常貯

藏之所載茶圖韋鴻臚建城之類皆是也

本國不少用此制新焙茶之間兩三日以炸炭埋灰中焙之顛倒茶凡一時二十度晝夜同之次日火勢温温顛倒一時五六度又次日慢火如人肌温温而且猶顛倒之以紙被蓋茶上令其香氣不漏既而出晒之紙上把木鋤以平之乾而後當晴天藏之壺中常禦濕潤故置之高閣爾後五月七月暑温時再出之焙一日其火亦猶人肌温温顛倒略如初然畢後令位高閣而受涼風矣

茶籠

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蒻籠盛之置高處不見濕氣

按茶不入焙者言一焙畢不復入焙籠火上者置高處不見濕氣之説詳於上焙後

本國亦然然以蒻籠者未見之

砧椎　星鏡群玉並擣衣石也擣繒石之類

砧椎蓋以砧茶以木為之椎或金或鐵取于便用

按碎茶之重葉骨瑩之具也

本國自古及今不見之只封裹于淨紙碎而止

茶鈐　彙其廉切音箝鉄鈐鋤也　星鏡寒乾二音

茶鈐屈金鉄為之用以炙茶

按餅茶漬沸湯後以微火炙之具也於建安不見此訛桑君聞用之也乎

本國亦不聞之

茶碾　彙與輾同　群玉海篇音輾磨也

茶碾以銀或鐵為之黄金性柔銅及鍮石皆能生鉎　鉎音星　不入用

按茶碾者磨也宜於銀鐵也黄金性柔銅與鍮石皆生鉎故不入用也今考之鍮石似玉石也

蔡君所好者銀鐵也

本國所用者銀垂石也然五月六月之間見其

磨中則有水氣猶蔡君所謂銼也故臨時炙之

按字書碢羊諸切音史石石次玉者銀垂石之類也

於宇治造之其石出於朝日山

茶羅

茶羅以絶細為佳羅底用蜀東川鵝溪畫絹之密者投湯中揉洗以冪之

按茶羅茶具圖贊曰羅樞密是也其說見前

茶盞

茶色白宜黒盞建安所造者紺黒紋如兎毫其坏微厚熁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鬪家自不用

按茶色白宜黒盞矣此說見前建安鬪試專用之鴻漸常以建盞嘗茶建安所造之盞紺黒紋如兎毫者是也今俗呼此紋曰芒目其中紋明曰潁利皆液汁之別也建安外出他處者其形品薄或其色白皆不及建安鬪試家不用青白

盞者盞中之茶色不宜也

茶匙

茶匙要重撃拂有力黄金為上人間以銀鐵為之竹者輕建茶不取

按茶匙者有黄金有銀有鐵有玉有角有桑有梨有柳有竹也各見前撃拂有力之言欲令黄金為之也蔡君謨為供君乎人間以銀鉄為之所謂竹者輕建茶不取之言蓋謂庶人之用金銀匙美則美矣然不足風雅故本國專以竹造之

湯瓶

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準黄金為上人間以銀鐵或瓷石為之

按瓶要小者以其輕而沸湯易候也點茶注湯者不用分盈直由湯瓶注湯為自有準也於本國家家有之黄金為上者天子之事以銀者

公卿之事鐵或以瓷石者民間之事以銅者上
下之常茶瓶湯瓶見前

茶録後序

臣　皇祐中修
起居注奏事
仁宗皇帝屢承
天問以建安貢茶并所以試茶之狀臣謂論茶雖
禁中語無事于密造茶録二篇上進後知福州爲
掌書記竊去藏稿不復能記知懷安縣樊紀購得
之遂以刊勒於好事者然多舛謬臣追念
先帝顧遇之恩攬本流涕輒加正定書之石以永
其傳

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三司使給事中
臣蔡襄謹記

後序畢

所輯宋子安新刻東溪試茶録曰

採茶 辨茶須知制造之始

建溪茶比他郡最先北苑壑源者尤早歳多暖則先驚蟄十日即芽歳多寒則後驚蟄五日始發先芽者氣味俱不佳唯過驚蟄者最為第一民間常以驚蟄為候諸焙後北苑者半月去遠則益晩凡採茶必以晨興不以日出日出露晞為陽所薄則使芽之膏腴泣耗于内茶及受水而不鮮明故當以早為最凡斷芽必以甲不以指以甲則速斷不柔以指則多温易損擇之必精濯之必潔蒸之必香火之必良一失其度俱為茶病（民間常以春陰為採茶得時日出而採則芽葉易損建人謂之採摘不鮮是也）

茶病 試茶辨味必須知茶之病故又次之

芽擇肥乳則甘香而粥面著盞而不散土瘠而芽短則雲脚渙乱去盞而易散葉梗半則受水鮮白葉梗短則色黄而泛（梗謂芽之身除去白合處茶民以茶之色味俱在梗中）烏

蒂白合茶之大病不去烏蔕蔕則色黄黒而惡不去白合則味苦澁丁謂之論備矣蒸芽必熟去膏必盡蒸芽未熟則草木氣存適口則知去膏未盡則色濁而味重受烟則香奪壓黄則味失此皆茶之病也受烟謂過黄時火中有烟使茶香盡而烟臭不去也壓去膏氣如雞卯臭也

茶經一之源

唐陸鴻漸茶經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

迺至數十尺其巴山峡川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葉如丁香根如胡桃

瓜蘆木出廣州似茶至苦澁栟櫚蒲葵之屬其子似茶胡桃與茶根皆下孕兆至瓦礫

其字或從草或從木或草木幷

從草當作茶其字出開元文字音義從木當作𣘻其字出本草草木幷作茶其字出爾雅

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
周公曰檟苦荼揚執戟曰蜀西南人謂茶曰蔎郭
弘農曰早取為茶晩取為茗或一曰荈耳
其地上者生爛石中者生櫟壤（櫟字當從石為礫）下者生
黄土凡藝而不實植而罕茂法如種瓜三歳可採
野者上園者次陽崖陰林紫者上緑者次筍者上
芽者次葉巻上葉舒次陰山坡谷者不堪採掇茶之
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若熱渇凝悶脳疼目

澁四肢煩百節不舒聊四五啜醍醐甘露也採不
時造不精雜以草莽飲之成疾也亦猶人參上者
生上黨中者生百濟新羅下者生高麗在澤州易
州幽州檀州者為藥無効

茶經二之具

此一節大槩見前

茶經三之造

鴻漸曰凡採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間茶之筍者

生爛石沃土長四寸若薇蕨始抽凌露採焉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選其中枝頴抜者採焉有雨不採晴有雲不採晴採之蒸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乾矣茶有千萬状

茶經四之器

風爐　見前

筥　同

炭檛　同

火筴　同

鍑　同

交床　支鍑是也　一節見前

夾　以小青竹為之長一尺二寸令一寸有節節已上剖之以炙茶也彼竹之篠津潤於火假其香潔以益茶味恐非林谷間莫之致或用精鐵熟銅之類取其久也

紙嚢　以藤紙白厚者夾縫之所以貯炙茶使不

泄其香也

碾　見前

羅合　同

則　同

水方　同

漉水　同

鹺簋　同

熟盂　同

盌　同

畚　盛土器也　省之

扎　見前

滌方　同

滓方　同

巾　同

具列　同

都籃　同

茶經五之煮

烹煎煮之

水論　大槩見前篇又曰一沸縁邊如湧泉連珠為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

一本曰其味苦而不甘檟也甘而不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

古人有勞薪之味信哉其水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也豈可不辨哉

神農食經曰茶茗久服人有力悦志

周公爾雅曰檟苦茶

廣雅曰荊巴間採葉葉老者作餅

楊雄方言曰蜀西南人謂茶曰蔎

括地圖曰臨遂縣東一百四十里有茶溪

山謙之呉興記曰烏程縣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荈

永嘉圖經曰永嘉縣東三百里有白茶山

淮陰圖經曰山陽縣南二十里有茶坡

本草木部茗苦茶味甘微寒無毒利小便去痰渴熱令人少睡秋採之苦春採之甘

菜部苦茶一名荼一名選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傍凌冬不死三月三日採乾是今之茶

詩

六羨歌　唐陸羽

不羨黄金罍不羨白玉盃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流向竟陵城下來

孟諫議寄新茶　盧仝

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扣門驚周公口傳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首閲月團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蓓蕾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

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吃碧雲引風吹不斷
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三碗
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
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
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
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
高隔風雨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墮顛崖受辛苦便
從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

送陸羽採茶　　皇甫曾

千峰待逋客香茗復叢生採摘知深處烟霞羨獨
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燃燈夜相思磬
一聲

茶鼎　　同

龍舒有良匠鑄此佳樣成立作菌蠢勢煎為潺湲
聲草堂暮雲陰松窓殘雪明此時勺複茗野語知
逾清

茶甌　同

邢客與越人皆能造兹器圓似月魂墮輕如雲魄起棗花勢旋眼蘋沫香沾齒松下時一看支公亦如此

茶籯　陸龜蒙

金刀劈翠筠織似波文斜製作自野老攜持伴山娃昨日鬭烟粒今朝貯緑華爭歌調笑曲日暮方還家

茶舍　同

旋取山上材架為山下屋門因水勢斜壁任巖隈曲朝隨鳥俱散暮與雲同宿不憚採掇勞祇憂官未足

茶鼎　同

新泉氣味良古鐵形狀醜那堪風雪夜更值煙霞友曾過頳石下又住清溪口（頳石清溪皆江南出茶處）且共薦皐盧（皐盧茶名）何勞傾斗酒

茶人　同

天賦識靈草自然鍾野姿閑來北山下似與東風
期雨後探芳去雲間幽路危唯應報春鳥得共斯
人知

茶甌　同

昔人謝塸埞徒為妍詞飾　謝塸埞皆器也　豈如珪璧姿又
有煙嵐色光參筠席上韻雅金罍側直使于闐君
從來未嘗識

煮茶　同

閑來松間坐看煮松上雪時於浪花裏併下藍英
末傾餘精爽健忽似氛埃滅不合別觀書但宜窺
玉札

睡後茶　白樂天

婆娑綠陰樹斑駁青苔地此處置繩牀旁邊洗茶
器白甆甌甚潔紅爐炭方熾末下麴塵香花浮魚
眼沸盛來有佳色嚥罷餘芳氣不見揚慕巢誰人

知此味

送陸羽棲霞寺採茶　皇甫冉

採茶非採菉　遠遠上層崖　布葉春風暖　盈筐白日斜　舊知山寺路　時宿野人家　借問王孫草　何如浮椀花

茶人　皮日休

生於顧渚山　老在漫石塢　語氣是茶荈　衣香是烟霧　庭從獺子遮　果任獳師虜　日晩相笑歸　腰間佩

輕籠

茶壠　宋蔡襄

造化曾無私　亦有意所加　夜雨作春力　朝雲護日車　千萬碧玉枝　戢戢抽靈芽

採茶　同

春衫逐紅旗　散入青林下　陰崖喜先至　新苗漸盈把　競攜筠籠歸　更帶山雲瀉

試茶　同

兎毫紫甌新蟹眼清泉煑雪凍作成花雲閑未垂
縷願爾池中波去作人間雨

嘗茶　梅堯臣

都籃携具向都堂碾破雲團北焙香湯嫩水輕花
不散口甘神爽味偏長莫誇李白仙人掌且作盧
仝走筆章亦欲清風生兩腋從教吹去月輪傍

寄新茶　同

貢時天上雙龍去闘處人間一水爭分得餘甘慰

憔悴碾聲終夜骨毛清

茶巖　同

岩下纔經昨夜雷風爐瓦鼎一時来便將槐火煎
岩溜聽作松風萬壑廻

茶苑　黄裳

莫道雨芽非北苑須知山脉是東溪旋燒石鼎供
吟嘯容照岩中日未西

又　同

想見春来嘅動山雨前收得幾藍還斧斤不落幽
人手且喜家園禁已開

乞茶　同

来終七椀似盧仝解誇騣騣兩腋風北苑搶旗應
滿篋可能為恵向詩翁

送龍茶與許道士　歐陽永叔

穎陽道士青霞客來似浮雲去無蹟夜朝北斗太
清壇不道姓名又不識我有龍團古蒼璧九龍泉

深一百尺憑君汲井試烹之不是人間香味色

雙井茶　同

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鳳爪窮臘不寒春
氣早雙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紅碧紗十斤茶
養一兩芽長安冨貴五候家一啜猶須三日誇寶
雲日注非不精争新棄舊世人情豈知君子有常
德至寳不隨時變易君不見建溪龍鳳團不改舊
時香味色

種茶　　蘇子瞻

松間旅生茶已與松俱瘦茨棘尚未容蒙翳爭交搆天公所遺棄百歲仍穉幼紫筍雖不長孤根乃獨壽移栽白鶴嶺土軟春雨後彌旬得連陰似許晚遂茂能忘流轉苦戢戢出鳥咮未任供臼磨且可資摘嗅千團輸大官百餅衒私鬬何如此一啜有味出吾囿

送南屏謙師　　同

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忽驚午盞兔毛斑打作春甕鵝兒酒天台乳花世不見玉川風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續茶經會使老謙名不朽

過陸羽茶井　　王元之

甃石苔封百尺深試令嘗味少知音惟餘半夜泉中月留取先生一片心

試茶詩　　林和靖

白雲峯下兩槍新膩綠長鮮穀雨春靜試恰如湖

上雪對嘗烹憶剡中人

詠茶　丁謂

建水正寒清茶民已夙興萌芽先社雨採掇帶春冰碾細香塵起烹新玉乳凝煩襟時一啜寧羨酒如澠

雙井茶送蘇子瞻　黄山谷

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我家江南摘雲腴落磑霏霏雪不如

黄晁仲索煎雙井　同

家山鷹爪是小草敢與好賜雲龍同不嫌水厄幸來辱寒泉湯鼎聽松風

許覺之惠椰子茶盂　同

碩果不食寒林梢剖而器之如懸匏故人相見各貧病且可烹茶當酒肴

煎茶　羅大經

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

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武夷茶　趙若槻

和氣滿六合靈芽生武夷人間渾未覺天上已先知

武夷茶　白玉蟾

仙掌峰前仙子家家來活火煮新茶主人遙指青烟裏瀑布懸崖剪雪花

武夷茶　劉説道

靈芽得先春龍焙收奇芬進入蓬萊宮翠甌生白雲坡詩咏粟粒猶記少時聞

武夷茶竈　同

仙翁遺石竈宛在水中央飲罷方舟去茶烟裊細香

雲谷茶坂　同

攜籯北嶺西采擷供茗飲一啜夜窗寒跏趺謝衾枕

建守送小春茶　　王十朋

建安分送建溪春。驚起松堂午夢人。盧老書中未見面。范公碾畔恐飛塵。十篇北苑詩無敵。兩腋清風思有神。日鑄臥龍非不美。賢如張禹想非真。坡詩云張禹縱賢非骨鯁謂草茶

武夷茶　　元陳夢庚

儘誇六碗便通靈。得似仙山石乳清。此水此茶須此竈。無人肯說與端明。

御茶園　　鄭主忠

御園此日焙新芳。石乳何年已就荒。應是山靈知獻納。不將口體媚君王。

貢茶　　藍靜之

河官暫託貢茶臣。行李山中住數旬。萬指入雲頻采綠。千峰過雨自生春。封題上品須天府。收拾餘芳寄野人。老我空腸無一字。清風兩腋願輕身。

武夷茶　　林錫翁

百草逢春未敢花御茶苦蕾拾瓊芽武夷直是神
仙境已産靈芝更産茶

試武夷茶　　杜本

一徑入烟霞青葱渺四涯卧虹橋百尺寧羨玉川
家

寄茶　　明文徵明

小印輕嚢遠寄遺故人珍重手新題暖含烟雨開
封潤翠展旗鎗出焙齊片月分明逢諫議春風彷
彿在荊溪松根自汲山泉煮一洗詩腸萬斛泥

試茶　　徐熥

高枕殘書小石床偶來新味競芬芳盈盈七椀渾
間事直入窮探最苦腸

竹爐蟹眼薦新嘗愈苦從教愈有香我亦有香還
有苦儘含湯火更何妨

御茶園采茶詞　　同

萬壑輕雷乍發聲山中風景近清明筠籠竹筥相

携去亂採雲芽趁雨晴

雨前初出半巖香十萬人家未敢嘗一自尚今供

貢茶　同

進貢年年先納縣宮堂

茶洞　謝肇淛

草屋編茅竹結亭薰床尾鼎黒磁瓶山中一夜清

明雨收却先春一片青

寫酒德之頌以侯他日　陳仲溱

紫桑托於酒臨酌忽忘天而我亦如是玄心照

泉

茶品在塵外何須人出塵茫茫塵眼醉誰是醒茶

人

團餅乳花巧卷芽雲氣深将芽来作餅隱士糲朝

簪

賓来手自潑入口羨孤絶自是韻相同非關精水

法

好友蘭言密奇書玄義折此意不能傳茶甌沓以
點
酒韻美如蘭茶神清如竹花外有真香終推此君
獨
酒德泛然親茶風必擇友所以湯社事須經我輩
手
露下水雲清踈林如墮髮試茗石泉邊一甌蘸秋
月

白石含雲潤丹砂出火凝令時無石鼎托客覔宜
興
雲是穀之精却與茶同調洗餅花片来茶色欣然
笑
泉山憶雲遥得雲茶神足無雲使茶孤不孤頼有
所
世氣損靈骨何物伏延年吾是烟霞癖君稱草水
僊

泉鳴細雨来風静孤烟直遥煮林氣青知有卧雲
客
春林過雨浄春鳥帯雲来夢餘茶火熟一酌山花
開

和漢茶誌巻三畢大尾

跋南川氏茶誌

周公作易象及酒者再四尤致
意於未濟之上九曰有孚于飲
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孔子
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故聖
人之設教不欲外乎人情而已

之使人即允起居飲食日用之間以求一足而已矣惟人情不能無好尚好尚之專天下成風如唐陸羽之於茶是也羽遂民也宜其超然事物之外而顧自區々於是方其撰茶經立茶之

烹之法之具惟恐天下後世不好之及其不為一李卿所禮愧之著論毀茶惟恐天下後世好之噫羽之志可不窮乎夫茶雖無羽可行也而羽獨以其所愧而舉名不朽若使羽復出無好

於何者又於相也嘆之矣於相
之後詩流騷輩皆嗜茶而不厭
亦漸推相之事以廣之其至
宋而極矣獨叢林清規有茶禮
行之最久此可為相之事若菴
雖躅山林與禪人往來別立會

約安澹遠寧自將閑淡自甘閑
情養性澄思慮於而野服輩是
由相之所也彼當者於身樂之
而不顧乎其外若是可傳焉耳
若乃因茶思畫思易於彝樽罍
思歆得乎不可得致乎不可致

而一玩之喬主以衒賓以媚
主一适之当至以耳視目食載
之濤首之義同上歸於失是亦
不知節也谷南川氏以學相自
名者三十年矣今也老矣乃英
茶法三十卷綜舉茶事考證賅博

將以傳諸後永謀予之文又
請余題其末余復何言哉意以
其与余仕同其職在同其鄉不
獲辭且避也遂書以塞其請

享保丁未八月

屈正清身之撰

一字咨甫

享保戊申春正月新鐫

堀川通六角下ル町
書林　中川藤四郎
同　茨兵衛

一唐本和本石摺御経　其外一切書物之類
品々極念入吟味之上諸方へ卸売仕候
兼々古書類等御用ニ御座候ハヽ
遠方ニ不拘何ニても御注文中請合申候是又
御求可被下候様偏奉願上候以上

文化十五戊寅年三月補刻

大阪書林
心斎橋筋ばくろう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